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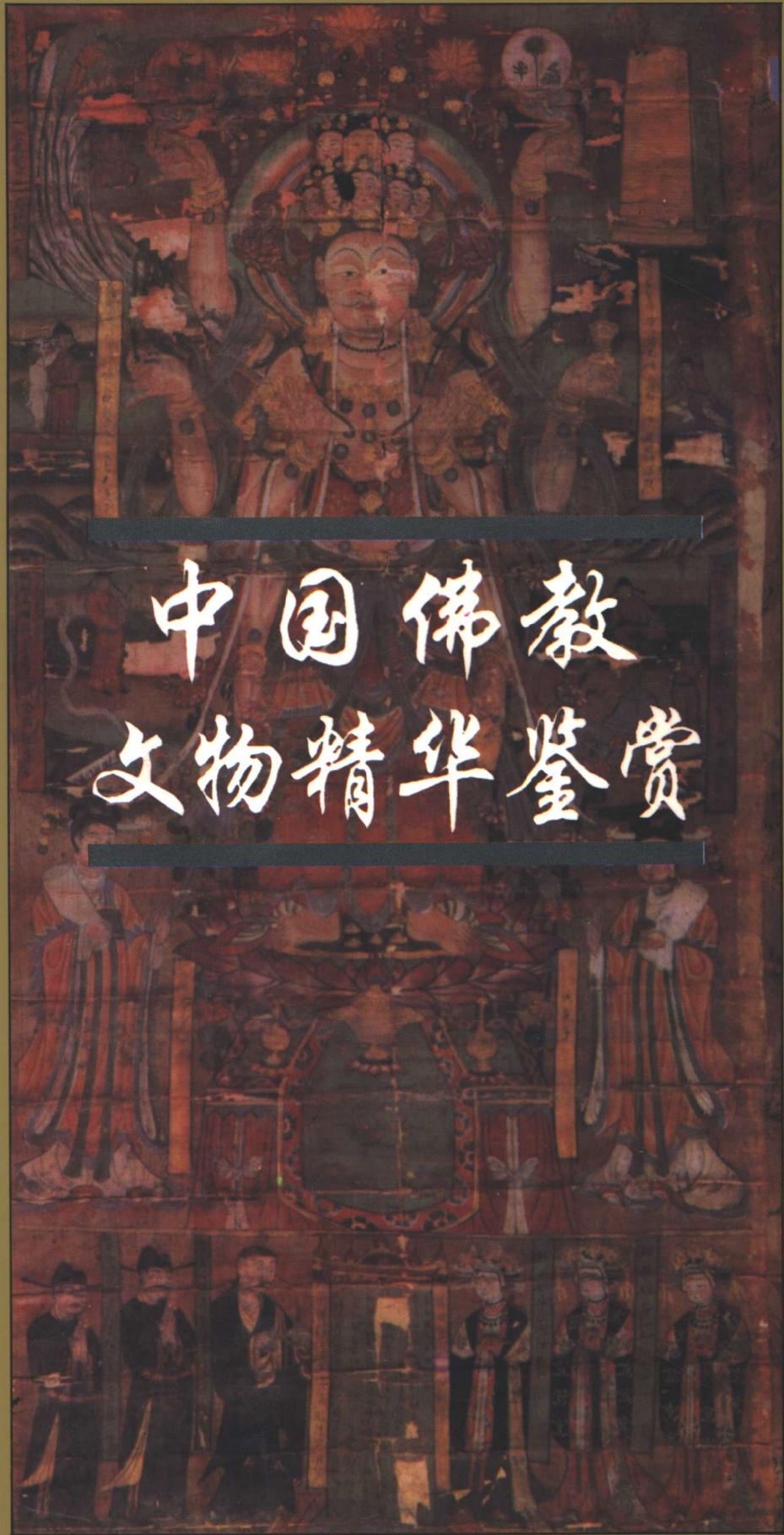
张健

万金丽

主编

中国佛教
文物精华鉴赏

书目文献出版社



文
物
考
古
学

● 张 健 万金丽 主编

中国佛教 文物精华鉴赏

●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文物精华鉴赏/张 健 万金丽主编,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7 月
ISBN 7 - 5013 - 1234 - 6

I . 中… II . ①张… ②万… III . 佛教 - 文物 - 中国 - 鉴赏 IV .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568 号

中国佛教文物精华鉴赏

张 健 万金丽 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华新制版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新华彩印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9 印张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 - 5013 - 1234 - 6/B · 77

定价: 280 元

主 编 张 健
万金丽
主要摄影者 马晓旋
孙克让
姚青芳
天 舒
主要撰稿者 张 健
万金丽
胡国强
石 磊
赵新华

AAD75/07

目 录

| | |
|-----------------------|--------|
| 概 述..... | (1) |
| 石立佛像 西汉末..... | (15) |
| 陶击鼓俑 三国·蜀..... | (16) |
| 铜摇钱树佛像 三国·蜀..... | (16) |
| 陶抚琴俑 三国·吴..... | (17) |
| 釉陶佛饰堆塑罐 三国·吴..... | (17) |
| 青瓷佛饰堆塑罐 西晋..... | (18) |
| 四叶八凤佛兽铜镜 三国·吴..... | (18) |
| 青瓷佛饰钵 西晋..... | (19) |
| 玻璃瓶 北魏..... | (19) |
|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北魏..... | (20) |
| 白石佛龛 北朝..... | (21) |
| 青瓷莲花尊 北朝..... | (22) |
| 造像碑 北齐天保六年..... | (23) |
| 石“释迦说法”造像碑 北齐..... | (24) |
| 鎏金弥陀铜像 隋开皇四年..... | (25) |
| 大般涅槃经卷 隋大业四年..... | (26) |
| 智慧轮盏顶金函 唐咸通十二年..... | (27) |
| 石佛像 唐..... | (28) |
| 捧真身菩萨 唐..... | (28) |
| 石菩萨造像 唐..... | (29) |
| 鎏金铜菩萨造像 唐..... | (29) |
| 牙雕骑象菩萨像 唐..... | (30) |
| 彩绘木雕菩萨坐像 唐..... | (31) |
| 泥塑菩萨头像 唐..... | (31) |
| 彩漆涂金木雕菩萨像 唐..... | (32) |
| 石阿难造像 唐..... | (32) |
| 鎏金铜天王造像 唐..... | (33) |
| 三彩陶天王俑 唐..... | (34) |
| 三彩陶天王俑 唐..... | (34) |
| 金棺 唐..... | (35) |
| 金筐宝钿珍珠装琰砾石盏顶宝函 唐..... | (36) |
| 石棺 唐..... | (36) |
| 金四门舍利塔 唐..... | (37) |

| | | |
|-----------------------|-----------|--------|
| 汉白玉浮雕彩绘阿育王塔 | 唐 | (38) |
| 八棱净水瓶 | 唐 | (38) |
| 大红罗地蹙绣拜垫 | 唐 | (39) |
| 白釉莲瓣座瓷灯台 | 唐 | (40) |
| 贝叶经《八千颂》 | 唐 | (41) |
| 吴勿昌造八臂十一面观音像 | 五代 | (42) |
| 观世音菩萨毗沙门天王像 | 五代 | (43) |
| 嵌螺钿黑漆经箱 | 五代 | (44) |
| 鎏金观音铜造像 | 五代 | (45) |
| 炽盛光九曜图(局部) | 辽 | (45) |
| 《妙法莲花经》卷 | 辽 | (46) |
|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 | 辽 | (47) |
| 绿釉净瓶 | 辽 | (48) |
| “淳化元宝”金币 | 北宋淳化年间 | (48) |
| 水月观音图轴 | 北宋建隆二年 | (49) |
| 舍利金棺 | 北宋仁宗年间 | (50) |
| 描金堆漆经函(外函) | 北宋庆历二年 | (51) |
| 描金堆漆舍利函 | 北宋庆历二年十二月 | (52) |
| 金银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部分) | 北宋至和元年 | (53) |
| 鎏金舍利瓶 | 北宋 | (54) |
| 白釉刻花净瓶 | 北宋 | (54) |
| 青铜塔 | 南宋 | (55) |
| 彩绘木雕菩萨头像 | 宋 | (55) |
| 金翅鸟 | 南宋 | (56) |
| 五色塔模型舍利盒 | 南宋 | (56) |
| 绣千手千眼观音像 | 宋 | (57) |
| 红绿彩持莲童子 | 宋 | (57) |
| 佛头 | 西夏 | (58) |
| 彩绘木雕上乐金刚像 | 西夏 | (58) |
| 舍利子包 | 西夏 | (59) |
| 欢喜金刚图 | 西夏 | (59) |
| 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尔颁给类乌齐寺和尚们的圣旨 | 元泰定元年 | (60) |
| 缂丝不动明王像 | 元 | (61) |
| 文殊菩萨像 | 元 | (62) |
| 彩绣天王像 | 元 | (63) |
|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 元 | (64) |
|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 | 元 | (64) |
| 永乐皇帝给尚师哈立麻的书信 | 明永乐五年 | (65) |
| 宣德皇帝颁给葛里麻的敕谕 | 明宣德二年 | (65) |

| | | |
|--------------------|---------------|--------|
| 镀金铜佛塔 | 明永乐年间 | (66) |
| 青花僧帽壶 | 明宣德年间 | (67) |
| 青花蓝查体梵文罐 | 明宣德年间 | (68) |
| 宣德年制铜铃、镀金铜杵 | 明宣德年间 | (69) |
| 成化皇帝颁给葛哩麻巴的敕谕 | 明成化二十二年 | (69) |
| 大肚弥勒坐像 |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 | (70) |
| 青花人物净水碗 | 明崇祯十二年 | (70) |
| 米色釉阿弥陀佛像 | 明 | (71) |
| 释迦牟尼铜佛像 | 明 | (71) |
| 吉祥天母鎏金铜像 | 明 | (72) |
| 德化窑何朝宗款观音像 | 明 | (73) |
| 德化窑何朝宗款观音像 | 明 | (73) |
| 鎏金七面二十四臂观音菩萨坐像 | 明 | (74) |
| 象牙送子观音像 | 明 | (74) |
| 鎏金迦叶尊者立像 | 明 | (75) |
| 德化窑何朝宗款达摩像 | 明 | (75) |
| 哥釉达摩像 | 明 | (76) |
| 白釉达摩像 | 明 | (76) |
| 罩金漆雪山大士像 | 明 | (77) |
| 铜镀金舍利塔 | 明 | (78) |
| 掐丝珐琅贲巴壶 | 明 | (79) |
| 金酥油灯 | 明 | (80) |
| 正觉大乘法王之印 | 明 | (81) |
| 康熙皇帝为贡赏事给六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 清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十日 | (81) |
| 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的谕旨 | 清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 (82) |
| 犀角雕布袋和尚像 | 清雍正至乾隆年间 | (83) |
| 镀金银佛塔 | 清雍正至乾隆年间 | (83) |
| 达摩臂搁 | 清雍正至乾隆年间 | (84) |
| 清高宗(弘历)书佛经册 | 清乾隆四十六年 | (85) |
| 铜镀金无量寿佛 | 清乾隆年间 | (86) |
| 白釉观音像 | 清乾隆年间 | (86) |
| 织锦无量寿尊佛 | 清乾隆年间 | (87) |
| 粉彩加料彩踞坐观音像 | 清乾隆年间 | (88) |
| 乾隆皇帝佛装像 | 清乾隆年间 | (88) |
| 乾隆款粉彩莲台八宝 | 清乾隆年间 | (89) |
| 粉彩瓷八宝 | 清乾隆年间 | (90) |
| 碧玉七珍 | 清乾隆年间 | (92) |
| 画珐琅冰梅纹五供 | 清乾隆年间 | (94) |
| 掐丝珐琅大德威坛城 | 清乾隆年间 | (96) |

| | | |
|----------------|-------|-------|
| 铜鎏金须弥山坛城 | 清乾隆年间 | (97) |
| 银镀金嵌松石天杖 | 清乾隆年间 | (97) |
| 粉彩缠枝莲佛塔 | 清乾隆年间 | (98) |
| 镀金玲珑钵 | 清乾隆年间 | (98) |
| 咸丰粉彩十八罗汉碗 | 清咸丰年间 | (99) |
| 铜镀金佛龛 | 清 | (100) |
| 银喇嘛塔 | 清 | (100) |
| 金龛象牙佛塔 | 清 | (101) |
| 铜鎏金不动明王像 | 清 | (101) |
| 镀金宗喀巴佛 | 清 | (102) |
| 白釉观音像 | 清 | (102) |
| 漆观音像 | 清 | (103) |
| 鎏金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 | 清 | (104) |
| 铜鎏金送子观音像 | 清 | (104) |
| 黄杨木雕布袋和尚 | 清 | (105) |
| 黄杨木雕擎天罗汉 | 清 | (105) |
| 三色琉璃釉宾度罗跋啰惰闍尊者 | 清 | (106) |
| 封锡禄竹雕罗汉像 | 清 | (106) |
| 三色琉璃釉迦诺伐蹉尊者 | 清 | (107) |
| 三色琉璃釉伐闍罗弗多罗尊者 | 清 | (107) |
| 三色琉璃釉戍博迦尊者 | 清 | (108) |
| 三色琉璃釉半托迦尊者 | 清 | (108) |
| 三色琉璃釉那伽犀耶尊者 | 清 | (109) |
| 三色琉璃釉因揭陀尊者 | 清 | (109) |
| 三色琉璃釉伐那婆斯尊者 | 清 | (110) |
| 三色琉璃釉阿氏多尊者 | 清 | (110) |
| 三色琉璃釉注荼半托迦尊者 | 清 | (111) |
| 三色琉璃釉难提密多罗庆友尊者 | 清 | (111) |
| 三色琉璃釉弥勒尊者 | 清 | (112) |
| 三色琉璃釉丹末罗跋托尊者 | 清 | (112) |
| 三色琉璃釉拔诺迦尊者 | 清 | (113) |
| 三色琉璃釉宾头卢颇罗随誓尊者 | 清 | (113) |
| 三色琉璃釉达摩初祖尊者 | 清 | (114) |
| 释迦佛像 | 清 | (115) |
| 白伞盖佛母像 | 清 | (116) |
| 观音像 | 清 | (117) |
| 白救度佛母像 | 清 | (117) |
| 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 | 清 | (118) |
| 地藏菩萨像 | 清 | (119) |

| | | |
|-----------------|---|-------|
| 明王佛菩萨像 | 清 | (120) |
| 阿难尊者像 | 清 | (120) |
| 护法神像 | 清 | (121) |
| 天王像 | 清 | (121) |
| 织成重锦《极乐世界图》(局部) | 清 | (122) |
| 米拉日巴传布画 | 清 | (123) |
| 嘎巴拉碗 | 清 | (124) |
| 金刚杵 | 清 | (125) |
| 金刚杵 | 清 | (125) |
| 降魔金刚斧、金刚锤 | 清 | (126) |
| 铜镀金转经筒 | 清 | (126) |
| 达赖进镀金银曼达 | 清 | (127) |
| 铜镀金镶珊瑚松石曼达 | 清 | (127) |
| 青玉五供 | 清 | (128) |
| 铜镀金贲巴壶 | 清 | (128) |
| 铜镀金法轮 | 清 | (129) |
| 雕七佛白螺 | 清 | (130) |
| 穿珠喇嘛帽 | 清 | (130) |
| 嘎布拉念珠 | 清 | (131) |
| 平金缀珠袈裟 | 清 | (132) |
| 无量授智大乘经 | 清 | (133) |
| 哈达 | 清 | (134) |

概 述

佛教到底是什么？在很多人眼里，似乎那古刹老佛、青灯黄卷、断欲离尘、寂静涅槃便是佛教的具象表现；对于佛教的崇信者而言，佛教是一种精神寄托的载体，释迦牟尼成佛时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而悟出的苦、集、灭、道这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他们永远的追求；而佛教研究者却认为，佛教是一道恢宏壮伟、纵深叵测的文化景观，它既让人惶惑、寒栗，又让人有震慑魂魄之感，有着诱人驻足的艺术魅力。

当我们走进佛教王国的时候，透过那古佛造像、透过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里那神秘征象的咒具和悠悠之中飘忽在翠微深处的晨钟暮鼓，遐思之余，我们发现那些保存至今的古代佛教用品，深深地蕴藏着佛教所固有的奥蕴、意趣和价值。那些已被我们称作“文物”的古代佛教用品，是千百年来丰厚精美、博大宏远的佛教文化和艺术的积淀。

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简况

佛教原是在印度十分流行的一种宗教，后来经西域传至中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宗教派别之一。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大将霍去病大破匈奴，所获战利品中，有匈奴人的“祭天金人”。汉武帝曾把“金人”供于宫中，顶礼膜拜。佛教研究者认为，“金人”即是用铜铸造的佛像，这是中国接触佛教之始。佛教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已在中国流行了2000余年，其过程基本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第一，佛教的传入时期，包括西汉和东汉。佛教向中国的渗透有一个十分缓慢和曲折的过程，汉武帝供奉“金人”后的一百多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派使臣伊存口授汉博士弟子《浮图经》。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佛教才正式得到了政府的推崇，在中国站住了脚跟。史载，汉明帝（58—75年）因夜梦顶有日光、绕梁飞行的金人，派蔡愔等人前往印度寻求佛法，蔡愔回国时带回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等高僧及一批佛经佛像。永平十一年（68年），在汉明帝的支持下，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洛阳创建，该寺成为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活动中心，并在佛教由宫廷普及到民间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佛教的逐渐普及还与佛经的翻译与流传有关，据《开元录》记载，东汉时已有译经者12人，译经192部395卷，其中《四十二章经》是最早的汉译佛经，《牟子理惑论》是中国文人所写的最早一部宣扬佛教思想的专著。

佛教之所以得以在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有两个基础：一是西汉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动荡不安，适合宗教的滋生与发展；二是东汉时期流行谶纬迷信，适合佛教的传播。有必要指出的是，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相当长的过程是与神仙方术、黄老之说揉杂共处的，只是到了东汉末年，随着人们对佛教理解的加深，佛教才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在社会上流传。

第二，中国佛教的稳固发展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其主要特点是：其一，大量进行佛经翻译，译经内容涉及到了大小乘佛教的经、律、论等；其二，佛教进一步在社会

各阶层中广为流传；其三，为了信徒的礼拜、崇奉和修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雕造佛像，形成了中国的佛教艺术；其四，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形成了一些佛教流派。

三国和西晋时期，佛经翻译事业发展极快，北方的洛阳和南方的建业（今江苏南京）是当时中国的两大译经中心。佛教徒也非常重视建庙造像，西晋时的洛阳和长安地区已有佛寺 180 所。西晋灭亡，北方陷入十六国的混战之中，饱尝战争之苦的社会民众祈盼心灵的慰藉，促使佛教在社会上的迅速蔓延。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使“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图澄和道安成为传播和发展佛教的代表人物。前秦和后秦之时，翻译佛经成为封建国家必不可少的文化事业。继承西晋衣钵的东晋诸帝更是个个信奉，他们和贵族集团斥以巨资，建立了 1768 所佛教寺院。随着举国上下对佛教的信仰，佛教宗派也开始出现，魏晋之时，关于佛教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佛教般若学迅速发展，形成了“六家七宗”。

公元 420 年，刘裕废除东晋皇帝建刘宋王朝，江南地区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帝王大都笃信佛教，并推进了佛教义理的研究。人们常用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来说明南朝佛教的盛况，但据不完全统计，刘宋王朝有寺庙 1931 处，僧 36000 人；萧齐有寺庙 2115 处，僧 32500 人；萧梁有寺庙 2846 处，僧 82700 人；陈有寺庙 1232 处，僧 32000 人。在魏晋便已发展起来的佛教艺术，南朝时也有了更大的发展，佛塔寺院遍布江南，各种金、铜、石、木、漆造像大量出现，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佛像画家，出现了以南京栖霞山的千佛岩和浙江新昌大石佛为代表的两处江南著名石窟。

西晋灭亡以后，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连年混战，直至鲜卑族拓跋珪平定混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都，次年称帝，是为北魏。其后又有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四朝，此即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时期。北朝各地大都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发展，佛经广译，流派纷呈，佛教势力曾一度达到侵害封建国家利益的程度。在佛教艺术方面，北朝佛教达到了历史上的首次繁荣时期，修建寺庙，雕造佛像，开凿石窟，建筑塔幢，无不求大求精，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佛教文化艺术遗产。在建筑艺术方面，北朝的寺院佛塔遍布各地，北魏时仅洛阳便有寺院 1000 多所，全国达 3 万所；北齐时的邺都有寺院 4000 所，全国有 4 万所。这些寺院中，最著名的是北魏建于平城的永宁寺和建于洛阳的永宁寺。在石窟艺术方面，北朝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最兴盛时期，著名石窟有建于北魏中期的大同云冈石窟和孝文帝迁都以后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其它还有巩县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等。在佛教彩塑和壁画艺术方面，敦煌莫高窟是其最杰出的代表。另外，各种佛教造像和佛教用品的制造也日益走向成熟。

第三，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包括隋唐两代。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稳固发展，在佛教理论、佛教艺术、皇室推崇佛教的传统及民众信佛的普及等方面，为隋唐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北周武帝在公元 574 年的灭佛，隋代开国之初，北方佛教几乎走入绝境。出于巩固脆弱的政权的需要，隋文帝把佛教当作了有力的武器，三次下令建造佛塔寺院。隋炀帝也自称“菩萨戒弟子”，建造佛像 3850 身，修治旧像 10 万多身。短短 37 年的隋朝，全国寺庙达 3985 所，度僧尼 236200 人，26 名译经僧共译佛经 82 部。

唐代诸帝除唐武宗外几乎个个信佛，尤其是几代皇帝迎奉佛骨的活动，把唐代佛教推

向了高潮。到唐代会昌年间，全国有寺院庙宇 4.5 万多所，僧尼 30 万人，前后有 26 位译经师翻译佛经 372 部 2159 卷。

隋唐时期，佛教艺术继承并超越了前代，但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表现了中国佛教的完全独立性。这些佛教宗派主要有：

(1) 天台宗，其中心理论是世事万物本质与佛性，即真如法性的本质相同，以止观双修为修行的主要特色。

(2) 三宗论，其中心思想是论述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以为世间万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

(3) 三阶教，它把全部佛教分为正法、佛法、末法三个阶段，以为隋唐正处于末法阶段，只修一经一法不能得度，必须普度、普法。

(4)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认为世界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心识所变现，若无心识，则无客观外境。

(5) 华严宗，其主要理论是以“一真法界”（即真如佛性）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认为宇宙万法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组成，相即相入，无碍圆融。

(6) 禅宗，这是中国佛教独有的宗派，它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反对繁琐的修行方法，提倡不立文字和自我体验、内心证悟。

(7) 净土宗，专修往生阿弥陀净土，以称名念佛为主要修行方法，没有深奥的理论和繁琐的修行，简单易行。

(8) 律宗，以研究和传持戒律为主。

(9) 密宗，又称密教，认为世界万物由地、水、火、风、空、识构成，众生只要手结印契、口诵真言，心观佛尊，与佛三密相应，即可成佛。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另一个成就，是随着佛教的鼎盛，中国佛教开始向日本、朝鲜等邻国传播，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四，佛教的完全中国化并极深地影响民众生活的时期，包括五代、宋、元、明、清。

唐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受到社会动荡的沉重打击，大部分寺院也被废除。宋代建国之后，继续提倡并保护佛教，到天禧五年（1021 年），全国寺院达 4 万所。在翻译佛经和刻经方面，宋较前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其中皇家译经院共译经 284 部 578 卷，并利用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刻印佛经，尤以整部大藏经的刊刻为突出。宋、辽、金时期，著名的刻经有宋的《开宝藏》、《崇宁万寿大藏》、《毗卢藏》、《思溪版大藏》、《思溪资福藏》、《碛砂藏》，辽的《契丹藏》，金的《赵城藏》。这一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宋，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夏、辽、金，举国上下，拜佛成风。在佛教宗派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和净土宗。

从宋代开始，佛教在传入中国 1000 年后，基本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即将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变成了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实际也是佛教为了寻求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不得已而做出的痛苦抉择。但当它真正中国化以后，却又失去了佛教所固有的思想特性；不过与此同时，佛教却日益深入民心，并且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元代的佛教在统治者的崇尚下，又有一定的发展。在 100 余年的时间里，皇帝将建寺造塔、设会度僧、举办佛事等作为常例，全国寺院达 24318 所，僧尼 213148 人。元代最突

出的佛教人物是帕思巴，他在著述佛教理论、佛教建筑与雕塑艺术方面，成就卓著。他还劝导尼泊尔的阿尼哥出家并到北京，由阿尼哥设计并指挥建造了北京妙应寺白塔。

明代在对佛教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对佛教进行了适当的控制，这大概与朱元璋出身于寺庙对寺院弊端有所了解有关。明代的佛教分为禅、讲、律三类，有专门的衙门管理佛教事务，颁布了专门管理佛教的重要文件《申明佛教榜册》。在刊刻藏经方面，官方主要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民间有《嘉兴藏》、《武林藏》、《万历藏》。具有一套完整、系统的僧官制度，是明代对佛教的一大发展。在严格管理的同时，明代佛教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成化年间（1465—1488年），全国有僧尼50多万，仅京城内外便有官立佛寺600多所。

在清代，佛学思想已经走向了没落，佛教信仰与祖先崇拜及民间信仰融为一体，使佛教的思想与理论更加模糊不清。但在佛教衰败的同时，却又存在着一种繁荣的表象，主要表现在寺院林立，清初有大小寺院8万处，以后又有所发展；僧尼增多，清末共有僧尼80余万，佛教居士的崛起成为清代佛教的一大特色；佛经翻译和刊刻事业发展较快，除官方斥资刊刻《龙藏》外，雍正、乾隆时期都极关注翻译佛经，南京北极阁成立有“金陵刻经处”，后又设“祇洹精舍”培养佛学人才，促进了佛教的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藏传佛教在皇室的推崇下达到了极大的繁荣。除西藏、青海等地区民间藏传佛教的发展外，清廷内宫还多设佛楼、佛阁，有些帝后几乎日日都要拈香拜佛。内廷之外，北京的雍和宫及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都是清代皇室藏传佛教发达的标志。

二、佛教文物的品类

佛教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有着丰实的佛教文物遗存。佛教文物的品类是多姿多彩的，其主要组成部分有：

第一，造像与造像碑

1. 造像

造像是佛家礼拜的主体，对佛教造像的崇拜，最能使佛家产生慰藉感和愉悦感，进而形成对佛教的神圣感和神秘感。

早期的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到公元前后才有允许的偶像崇拜。我国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大量塑造佛像的，历时1000余年，造像也成为中国佛教文物和佛教艺术的重要构成。

同佛教本身在中国的历程一样，佛教造像也有一个由外来形象而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早期的造像具有明显的雅利安人高鼻、细眼、薄唇的特征。佛教由西域东进之后，伴随佛教的中国化，造像的形象也日益中国化了。有必要指出的是，佛造像仅仅是佛教信徒和民间艺人心目中佛的形象的反映，在塑造过程中，溶入自己的想象和艺术加工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由于塑造的年代、地区、技艺水平、社会对美的崇尚标准等方面的不同，使古代遗留下来的佛教造像也千变万化。

塑造佛像首先是为了满足供佛的需要，同时也被佛教徒和俗人认为是一种积善积德的行为。造像的质地和工艺很多，有铸像、锤碟像、木像、石像、泥塑像、夹纻像、纸泥像、砖像、蜡像等。其中铸像又可分为金像、银像、金铜像、镏石像、铁像等。从姿态上分，造

像有立像、坐像、倚像、卧像、飞行像等。从高度上分，造像有丈六像（1.6丈）、半丈六像、大佛像（1.6丈以上）、等身像（与发愿造像者等高）等。

佛造像最丰富的是形象的差别，主要有佛、菩萨、弟子、罗汉、诸天等。其中佛、菩萨等形象又可根据佛家的阐释，演化为许多形象。现择要介绍如下：

（1）佛

在佛家眼中，佛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形象，最具有高尚和完美的品质，因而在塑造佛像时，有一些形体、形象特点及比例的规定，一般是以“三十二相”（即释迦牟尼的三十二个显著特征）和“八十随形好”（即释迦牟尼容貌的八十种细微特征）为依据的，在此不一一赘述。

释迦牟尼佛像通常有坐、立、卧三种姿式，其中坐姿又可分为成道相和说法像两种；立像一般为“旃檀佛像”，左手下垂势名“与愿印”，右手上伸势名“施无畏印”；卧像为释迦牟尼的涅槃像。除姿式之外，其发髻有肉髻、波状纹髻和螺髻三种，服装有袒右肩式、通肩式、宽衣博袖式三种。

释迦牟尼佛是佛造像的最主要部分，另外，佛家认为，十方三世有无数的佛存在，因此，出现了许多佛的形象和供佛组合。例如：毗婆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舍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为过去七佛；阿閦佛、宝生佛、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不成空业佛分别代表东方、南方、中央、西方、北方，为五方佛；有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为横三世佛；有现在佛释迦牟尼、过去佛燃灯佛、未来佛弥勒佛组成的竖三世佛；有法身佛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卢舍那佛、应身佛释迦牟尼佛组成的三身佛。大乘佛教的成佛热和泛佛论，使尘微之处，遍地是佛。正是一佛出现，则百亿世界同时出现百亿身释迦牟尼佛。

（2）菩萨

菩萨是上求觉悟，下化有情于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是趋向完美的候补佛。在佛国众菩萨中，尤以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大菩萨最为著名，它们也是佛教塑像中较常见的形象。

佛国第一菩萨观音，又叫观世音，是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其道场在浙江普陀山。“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言声，皆得解脱”是观音名号的来历，也是观音易为僧俗接受的原因。这实际源于一种最为粗俗的、群众性的、原始性的宗教崇拜。

观音菩萨并无定形，唐宋名家所画的观音像均作男身。南宋开始，观音始向女性化过渡，并于元代基本定型，成为慈善、可亲、安祥、端庄的典型东方良女形象。佛家在塑造观音时，注入了东方民族的优美品质和人格力量，苦心经营观音的形象之美，使观音成为真、善、美的化身。据佛家解释，观音共有33种变化。例如在普陀山的观音道场，大圆通殿中有一尊高达2.7丈的观音像，庄重慈祥。两边是观音的32应身像，是观音在“十方世界”化作不同身份的形态救度苦难的显示，其中的神佛天王、文官武将、僧俗男女及龙蛇大鹏等拟人塑像，再现了观音那出神入化的应变本领。观音的形象多种多样，从佛教文物中的观音塑像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千手千眼观音，千手表示遍护人生，千眼表示遍观世间，寓意大慈大悲，法力无边；送子观音，这是民间创造的观音形象，是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结果之一；马头观音，又叫马头明王，造型由菩萨面、大瞋怒黑色面、大笑颜面、碧马头组成；鱼篮观音，为一挎篮渔妇形象，明代文学家宋濂曾作《鱼篮观音像赞》；十一

面观音，观音有五类十一面，三瞋面表示教化恶有情，三慈面表示教化善众生，三净面表示化导出世净业，一大笑面表示教化众生以极大威严和意乐，一佛面表示成佛之道；不空羈索观音，其主体形象实际是十一面观音的简化。观音还有其他诸形象，但无不具有阴柔之美。

佛国第二菩萨是文殊，是佛祖的左胁侍，专管智慧，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文殊塑像非男非女，但更象女性。唐以前的文殊貌似美丈夫，唇上有蝌蚪形小胡子，宋以后便成为容貌秀丽、腰肢窈窕的中国美妇人形象。塑像中的文殊菩萨，一般头戴五佛冠，手执表示智慧锐利的宝剑，骑着表示智慧威猛的青狮。文殊菩萨也有一些变身，塑像中常见的是千手千钵千释迦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的右胁侍，道场在四川峨眉山，主管诸佛理德、定德、行德，其塑像骑白象。

地藏菩萨，寓意为象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其主要任务是救度地狱中的所有“罪鬼”，“生众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是地藏菩萨掷地有声的誓言。中国的四大菩萨中，观音、文殊、普贤均著在家衣饰，只有地藏作比丘装束。其塑像一般为结跏趺坐，右手持表示受护众生、戒修精严的锡杖，左手持表示欲使众生如意的如意宝珠。

(3) 弟子

释迦牟尼有十大著名弟子，他们是：迦叶、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阿那律、优婆离、阿难、罗睺罗。在佛教塑像中，常见的有迦叶和阿难，他们分别作老年和中年状的比丘立像，位于释迦两旁。也有年龄相当的两比丘塑像，一为舍利弗，一为目犍连。

(4) 罗汉

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佛经说，释迦牟尼有十六位弟子，受佛嘱托，不入涅槃，而是常住世间，为众生作福田，此即十六罗汉。

我国是在魏晋时期始有罗汉塑像的，到五代时，罗汉像已十分流行，并发展为十八罗汉，后来又演变成为五百罗汉。罗汉造像以木雕和泥塑为主，神态各异，形神兼备。罗汉造像也揉和很多中国化的因素，如济公和尚的形象和乾隆皇帝的形象也是罗汉组合中常见的。

(5) 诸天

佛国有一个护法军团，由二十天神组成，又叫二十诸天，在佛教造像中常见。其中大梵天王为中国帝王模样；帝释天为女相帝王模样；多闻、持闻、增长、广目又叫四大天王，分别持有宝剑、琵琶、雨伞、蛇或花狐貂，职掌风、调、雨、顺；金刚密迹为手拿金刚杵的力士模样；大自在天的形象为坐骑一头白牛，有五头、八手、三眼；散脂大将为中国古代将军形象；辨才天为有八臂的菩萨模样；吉祥天女为端庄秀丽的女子模样；韦驮为手执降魔宝杵的将军身，其造像有两种，一是双手合十，横宝杵于两腕，立正姿势，一是左手握杵拄地，右手插腰，稍息姿态；菩提树神，为佛的护树天女；鬼子母为中国贵妇人抱小孩形象；摩利支天，三头六臂，每头有三目，脚边有一野猪；日宫天子，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住在太阳中；月宫天子，是大至势菩萨的化身，住在月亮中；婆竭龙王，是佛教与中国龙结合的产物，专管兴云布雨；阎王，掌地狱之事。

2. 造像碑

与佛教像相近的，是造像碑，其形似碑，但又在碑上开龛造像，并常刻造像的缘由及造像者的姓名、籍贯、官职等，有时还刻供养人像，在我国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常有发现。

造像碑盛行于北朝时期，现存实物以北魏时期为最早。盛期在北朝后期，隋唐以后渐衰落。其题材和风格与同时期的石窟寺极为相似，但雕刻更精细。依形状与题材分类，造像碑可分为扁体碑形和四面体柱状两类，并以前者为主。扁体碑形造像碑，又可分为有碑额和无碑额两式，主像龛刻于碑体正面，碑阴及碑侧一般刻造像人题名及供养人像，有时也雕像龛。这种类型的造像碑以山西发现的东魏武定二年（544年）释迦多宝造像碑和河南发现的北齐天统五年（569年）造像碑为代表性作品。四面体柱状造像碑四面宽度相同，并均有雕刻，题材很多，以在佛龛上下或四周雕刻千佛的题材最常见。

第二，佛教活动中常见的法器和供养器

在各种佛教活动中使用的法器种类很多，大致区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1）礼敬法器，如：

袈裟——凡是佛教僧侣都要著袈裟，但不同的教派所著袈裟的颜色、形式有所不同；

念珠——念珠的制作原料有菩提子、金刚子、莲子、水晶、珍珠、珊瑚、桃核、檀木、人骨、龙柏、柳木、琥珀、象牙、玛瑙、玻璃、海螺等。不同的念珠用于不同的法事，但数珠额则规定为108粒；

哈达——为藏传佛教所专用，以长方形绢布制成，一般为2—4尺长，也有长至一丈余的。哈达的颜色以白色为主，兼有蓝色和黄色。

（2）为供养佛像等所用的供养法器，如：

供养器——有各种瓶、盆、盘、钵、杯、碗、珠宝等；

幡——式样如同船上的风旗；

幢——用羽毛、宝石、绢丝等制成，式样如同旗节；

华盖；

璎珞——用各种宝物制成，其中璎戴在头上，珞佩在身上；

花笼——制作材料主要有金丝、银丝、铜丝，用以盛花。

（3）在庆典、佛教节日、开光仪式等佛教重要活动时使用的称赞法器，如：钟、铎、鼓、铃、铙钹、骨号、铜号、唢呐、九铃罗等。

（4）在修持作法时专用的持验法器，如：曼陀罗（又叫坛城、坛场）、金刚杯、如意、杵铃、净水瓶、灌顶壶等。

（5）为避邪、护身所用的护摩法器，如：燼炉、护身佛以及秘密符印等。

（6）祈祷所用的祈祷法器，如：木鱼、拜垫、转经筒、经幡等。

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供奉舍利是极为隆重的。在此，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舍利及供奉舍利所用的法器和供养用品。

一般来说，舍利指的是高僧们圆寂火化后烧出的一种结晶体。这种结晶体异常坚硬，形状各异，有光芒闪烁。舍利的颜色有三种，其中白色的是“骨舍利”，黑色的是“发舍利”，赤色的是“肉舍利”。

在各种舍利中，以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最为珍贵，被称为佛舍利。据佛经载，释迦牟